

内 容 提 要

《琼楼隐事》是一部反映当代大学生活的、别具风韵的长篇小说。

小说通过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的学者、大学教师“自愿”贬去山沟中学的裘良咏，在回归故里索回裘家遗产——一幢精雅宅院为引线，展现了起伏重叠的波澜和交叉组结的矛盾，通过裘良咏、黎芸(裘的前妻、如今是该地最大的女财东)和简毓敏(市长的千金、和裘有“特殊”关系的大学校长)的三角关系，围绕着小楼的归属，黎简对裘的纠缠，财、欲、权的争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80年代纵横交叉的关系学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了裘良咏、袁行耻、齐教授、黎芸、简毓敏和朱世雄、白玲等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不同命运、不同性格、不同爱情和婚姻，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学术观和价值观。

小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如行云流水，结构紧凑严密，有可读性，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琼 楼 隐 事

Qong Lou Yin Shi

毛 志 成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7,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

ISBN 7-5332-0165-4/1·163

定 价：(精装)9.70元



毛亨成

我与文学

我于一九四〇年生于北京大兴县一个古老的农村，祖上有文墨余脉，但就主调上说还是农民。搜寻我儿时的记忆，至今还记得门上的楹联：“且耕且读正业”，但可惜这只是上联，下联忘记了。约在五岁时入村塾，塾师刘先生常用小藤棍一边敲着我的头一边说：“这脑袋瓜与众不同”，我很可能被打破了“灵机”，自此在思维上未沦为外力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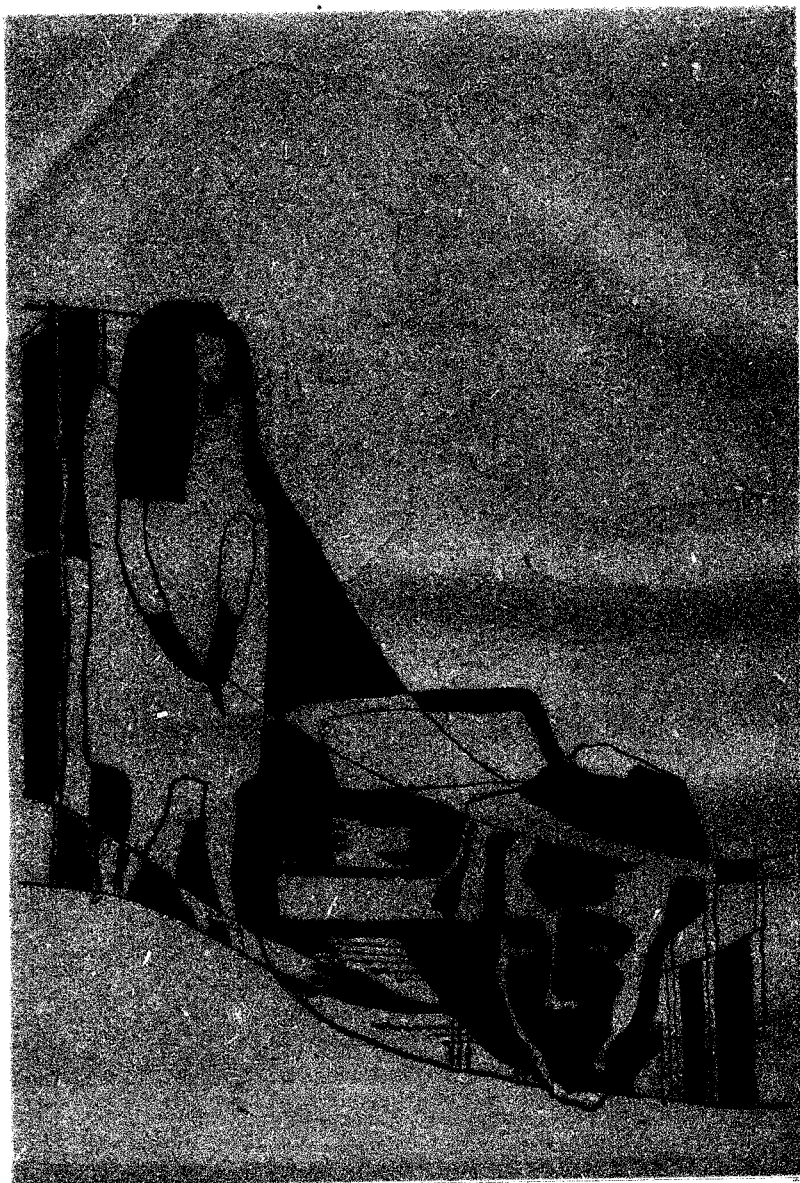
入中学、大专后不可遏止地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学会了用本真的感官去感受世界，用本原人性去判定人间的喜恶是非。

我生活多坎坷，但我也因此而笃信：幸福的夜莺是唱不出动人的歌声的。用飞黄腾达去换掉心中的文学纯情，我想是划不来的。

作家手迹



裘良咏



黎 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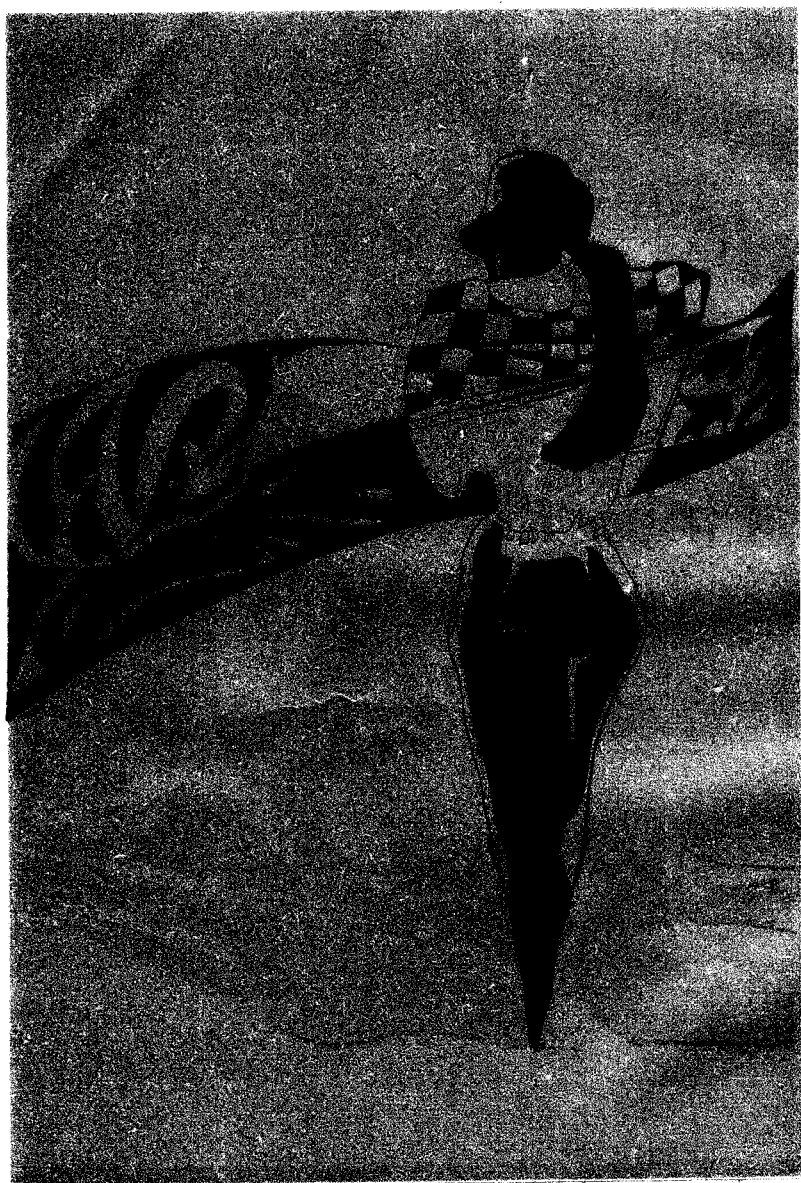
简毓敏



袁行耻



裴 芳



宋世雄

自序

写了十几年小说，往往仍不能——或曰越发不能——回答自己或别人提出的两个最原始的问题：“什么是小说？人为什么要写小说？”

不仅如此，即使将问题化简到“你为什么要写这本《琼楼隐事》？你在酝酿、构思、落笔之前之中都曾想过些什么？”我想我也很难把话说得很实在、很服人。

有时，我也曾想到古今文学史上的泰斗们，倘若他们在写成一部作品之后继之写一篇堂而皇之的《论拙作成因ABCD》，似也不大可信。譬如一个人做了一场梦，醒后大抵忘却，至多只能记个大概，倘若有人能将一场梦重复得头头是道，连每个细节都逼真得无以复加，我们只能怀疑他在夸张、发挥，甚而是在说谎、捏造。

小说不是大说、学说，那个“小”字已限制了它的身价。如果说某某人能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哲学家的角度来写小说，那实在不如干净利落地当个政治家、哲学家，既威风又对社会有

大益。“小”者，琐事、琐情、琐言、琐理之谓也。与其说小说志在记录社会事件、党政大计、历史沿革，还不如更本分地干它应干的事——表现人们(包括作者自己)的情绪、情感、情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作者情绪的产物，没有特定的情绪就不能写小说。因此，当一个作者被问到“你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他傻了眼，回答得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或干脆说“迷迷糊糊的就写出来了”，未必不是诚挚之言、内行之语。相反，写一篇五千字小说，掰谎五万字“创作谈”，往往倒是连小说带创作谈都可疑。

要尊重文学创作的“自发状态”、“半自发状态”，但决不是推崇“迷糊状态”。情绪人人有之，小说却非人人可写，原因就在于作家的情绪有其特质，是文学化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能在较准确、较深刻的意义上代表国民情绪、社会情绪、时代情绪，而较少是俗人淡意、庸人浊意。

说到我写《琼楼隐事》，事先的有意识酝酿、有意识思虑，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它的成篇，几乎是与我本人的生活同步的。我在一个高等院校里教学，首先感受到的是空气。老实说，这种空气不是令人太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小说的内容便可作证。如果我闭上眼睛不看现实，只是根据现成的概念——“大学”、“教授”、“大学生”——去描模子，那一定会把高等学府写成真正充满祥云瑞气的“琼楼”，但是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我的真实情绪。我不仅睁着眼，而且连鼻孔也鼓得大了些，为的是尽情感触这种空气。

一本东西写完，我对读者无奢望，从未敢希望读者从中引出“改革方案”、“建校蓝图”、“人生要则”，我只是谦卑地希望读者感受到一种空气，并识辨出这种空气的色香味质地，从

而萌动“换换空气”之情，足够了。

几年来我写小说写得快些、多些，客观上涉了粗制滥造之嫌，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甘于和小说一起谦卑，铺纸操笔之际不端架式、不搞沐浴焚香、正襟危坐那一套，毫无“代圣贤立言”、“一字系国之存亡、民之生死”意识，总觉得小说就是小说，在净化和陶冶人们的情绪、情感、情操上吹几口氧气就够了。若是每落一字都想到地动山摇、日昇月坠，想到“一字有误如苍生何”，那样的神圣难产实在太苦也太不值得。就是有大串评论家替你的几行字发掘出微言大义、发挥成一语千金，那毕竟是文外之事，不可信的。

我虽不太认真去读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但却非常敬慕地去读编辑意见。稿子送到出版社，接到编辑回信，我首先为自己的责任编辑是久闻其名、憾无一晤的吴光华同志而感到幸运。光华同志的来信，出色的诚挚和强烈的责任心表现在褒词甚少，意见却提了七八条。有的意见，带有很严酷的否定性。但是，也正是这些意见，使我清晰地明白了我的一种迷惘之情产生的原因——为什么稿子送到出版社去之后，心里总有一种迷迷糊糊的自失之感？

光华同志的意见恰中要害，撮要地说有如下几点：一，人物形象的立起，依据“言”的因素大于依据“行”的比重；二，某些人物（如齐澄海、袁行耻等）过于梗概化；三，做为一代大学生的代表人物之一——栾漫远，忍辱的一面渲染得太过分，使人感到窝囊、憋闷；四，做为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病态形象——朱世雄，刻画得不够细腻，有漫画之嫌；五，主人公“我”的多侧面性格虽然兼顾得可以，但闪光度较低，结尾部分的以多年研究成果转赠年轻一代，似又跳跃得莽撞而造作，不

一定使读者感到可爱。

光华同志一眼就看出了此作的致命败笔——作者最推崇、最欣赏的人物袁行耻，写得最苍白、最虚淡、最乏力。这个人物的虚淡感，是我完稿之后首先意识到了的，我曾幻想过读者的谅解，但被光华同志毫不客气地揭了底。

这些意见有的是我当即就能接受的，有的是经过一段反思才悟出的，于是，一场由衷的、认真的改稿活动便应该立即开始。但由于过分珍重这次修改了，反复斟酌，乃至延期。不幸的是，我亲属中相继有两位老人病重，日日奔波于寻医和护理之中，心绪疲乱，未能实现修改之衷。迫于发稿日期逼近，光华同志和我都只能遗憾地将这部尚缺几笺的稿子付诸印刷了。好在光华同志的意见就摆在这里，足可做为读者阅读时的悬鉴。

匆匆如上，言不及义，愿读者在阅读时尽量严苛，勿惮指瑕。

1989. 3. 2于长辛店

目 录

自 序.....	1
一、又堕尘寰.....	1
二、雅宅里的嚣乱.....	10
三、一对夫妇的来访.....	35
四、女富翁的心曲.....	47
五、啊！朋友们.....	59
六、我目睹的第一页当代大学生文字.....	74
七、令人心悸的往事.....	80
八、她比神仙的道行还高.....	91
九、强落在我头上的宴席.....	104
十、在一个新世界的边缘.....	123
十一、不协调的画面.....	137
十二、精明女大学生的俗昧文章.....	154
十三、苦果重嚼.....	165
十四、简毓敏的独立性是可怜的.....	180
十五、大地毕竟是永恒的.....	193

十六、出师不利·····	215
十七、一吐为快·····	231
十八、他毕竟有脊柱·····	251
十九、分不清是美酒还是苦酒·····	260
二十、高材女大学生之家·····	276
二十一、清风明月隐着雷霆万钧·····	294
二十二、我褻渎了国际友人·····	321
二十三、女实业家的惆怅·····	347

“精神层”需要更新“精神”

——代后记·····	371
------------	-----

附录：我与文学 ·····	375
----------------------	-----

一 又堕尘寰

这是一个中型城市，离省城只有六十华里。

其实，我这次到这座中型城市——文州市来，实在没有再次变成它的公民的意思，某些人士的警戒之意是大可不必的。

诚实地说，我此次来，完全是为了有关“物欲”的事，与过分抽象的事无关，具体地说就是要索回一所颇精雅的宅子。积四十余年世事沧桑提供的人生经验，我越来越懂得：清高这种迂脾气无论是自估还是他人做价，其实都是不值几个铜板的。

这所精雅的小院，以及八九间宫式建筑，虽有百年以上高寿，但仍是诱人的。如果说若干年前市民们提及“裘家小院”时不亚于提到了“王爷府”、“神仙洞”，现在提到它也仍然会伴之以艳羨、肃敬之情。

它的位置在文州大学的对面，以一街相隔和文大对峙。研究过文州大学历史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这所小宅院的重量与文州大学是对等的。百年前，小院的名号是“裘家文书院”，可以说是文州市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主持人裘老头子是儒学大师，政治上却不忠于“当今”，然又性情缄默，绝无抨政之言。由于他对康、梁那种在孔学中发“改制”之微的治学手段很不欣赏，亦有微词，后来相继被西太后，李中堂谬托知己，赏赐了一点钱，以修“杏坛”。加之后来外国人要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几件事，裘老头子也被列入“庚款善后委员”。就这样，文州文学院——后易名为文州大学，便应运而生了。

裘老头子也真够廉洁的，虽然他是文大十几幢西式楼的督建人，此后又任院长、校长，但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仍是那一所原始小院。在这里，他培育起了几个贤愚不等的子女，于1943年溘然长逝。令他瞑目的是：半年前，他的幼子裘墨镐——29岁的留学生、史学博士已被文大老友公推为校长。

解放后，裘墨镐由非党校长易为党内校长的思想基础是真实的。苏联出人出钱帮助文大重新翻建了校舍，引进了苏式教学设施和教学方法，裘墨镐也曾两次访苏。当然，使这位学问家从感情上亲苏要靠新学问的启迪。巴甫洛夫学说、米丘林学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凯洛夫教育学，都使他这位装了一脑子《百家疏证》、《五经注疏》、《儒脉探渊》的人物惊服了。他由衷的亲苏感情，使他成了共产党员，并在这个基础上日益享有了无产阶级教育家雅誉。

他于1970年提前寿终正寝，除了遗下一个继续替他承受厄运的儿子——裘良咏之外，几乎一无所留，这倒符合他生平最后一本著作《论世袭及其破除》的立意。那所供他栖息、育子、做